

新华秘记

许指严

说明：许指严，名国英，江苏武进人，其生卒年月无可考，生平事迹亦不详。从他的著作中得知，他是“江左名流”；“久客春明”熟谙清廷掌故及民初政坛轶闻，曾任清史馆名誉协修。他的著作甚多，计有《南巡秘记》、《十叶野闻》、《指严余墨》、《复辟半月记》及《新华秘记》等多种，都是属于稗官野史之类。

（《新华秘记》前后编，1918年由上海清华书局初版发行，书中详记袁世凯窃国称帝时各种轶闻及其私人生活。据作者自述，当袁氏称帝时，他正患病，不在北京，“不复亲睹内幕”，袁世凯失败之后数月，他才来到京城，开始对这一历史的丑剧追加记录，于是在“友朋设宴之余，里巷传布之末，经过遗台老树，或泥爪宛然，偶读断简残编，亦征信未远”；“掇拾丛残，绩此袜线”。书中所记袁氏的官场秘闻、私人轶事和家庭的生活细节，虽得之于社

会传闻，里巷琐谈，但当时的北京人对此记忆犹新，有些人还身预其事，因此这些传闻琐谈，其基本事实是真实的，大多可与历史事实参证。蒋抱玄在序文中称赞它是“事事得诸实在，不涉荒诞，与坊间行本宫闱秘史等，有天壤之别”。书中某些具体情节的描写，出于作者的发抒，迹近于小说，虽不能尽据为信史，但却忠实地反映了当时民间对袁世凯的憎恶情绪，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舆情。作者文笔流畅，注意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和刻划，尤其是对袁世凯这个一代奸雄的权诈、桀黠、残暴、阴险以及对洪宪帝制推波助澜的各种人物的记述都颇为生动，读来饶有兴味。

今选录有关帝制部分，整理刊出，以供参考。整理者顾菊英。

瘦马阴谋

友人薛君为予言，袁氏实排满倒清之主动人物，且惟一实行家也。薛固久任袁氏幕僚者，予挖其辞，而知其必确能见地，因详叩之。薛曰：“此事在当时绝秘，洪宪盛时，尤罔敢道只字。今洎上之墓草青矣，言之固无害。且日人稻叶君山著《清史》，已略揭其隐，惟内幕未尽披露。今破工夫一道之，为子（秘记）作资料，可乎？”

袁之知满人不足有为，而处心积虑，施其破坏之阴谋者，实始于辛丑回銮而后。及荣中堂既死，则进行益猛矣。

庚子拳匪起，袁方任鲁抚，独不附和诸亲贵，而与东南同盟，为河淮间保障，使义和拳之坛案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诸满

人衔之甚，必欲杀之，特以在外省缓焉耳。惟荣知袁有隗才，私相倚庇。袁亦感激，故未遽萌异志，且以为满员中尚有人也。时端、刚等私缮一书致袁，速其赞成拳匪，并令调和江、鄂两督，须一致排外，否则即将复更其位置。袁意颇动，乃遣心腹走京师，私询于荣中堂，愿听指授机宜。荣乃以“守定主张，顾全大局”八字报焉。袁遂决计拒绝拳匪，与诸亲贵抗衡，皆荣相力也。时革命党之旗帜，时揭起于滇粤间。及回銮后举行新政，势益飘骤，袁知大祸将至，尝因燕见荣相，从容进言曰：“国家大计，当防患未然。今默观兵力财力，及民情舆论，较之庚子以前，大相径庭矣；强邻逼处，复在在棘手；而党人傲扰其间，东窜西突，其势未可扑灭，一旦变起，恐非教匪发逆之比也。公忠诚体国，历有年所，似宜早为根本解决，俾祖宗基业，磐石万年。某愿奔走疏附其后，万一不效，亦有以答皇太后、皇上之恩遇耳。”荣沉吟良久，喟然曰：“君言良是。予亦知近日朝廷敷衍新政，浮费无益，但皇太后春秋高，狃于成见，未易破除一切；皇上败于前事，威信已堕，便不足言矣。予幼蓄于太后，虽贵显，殊无特异之权力，且老矣，尚何能为。他日继吾志事者惟公，幸好为之。此时尚非机会也。”袁俨然起谢，既而曰：“立宪、练兵二事果何如？”荣曰：“立宪非朝廷所信，老佛特以此牢笼中外而已。兵情积弊甚深，国家岁糜巨款，收效殊鲜，新兵习闻民权等说，未必忠于朝廷。吾惧他日之祸，即中于练兵也。君如柄政，能维持之，则祖宗社稷之幸耳。”

袁既退。语其亲信曰：“满员中只一荣中堂，而暮气已甚。余则非尸居，亦乳臭耳，尚何能为。”自是一变其态度，始有予智自雄之意。凡新自留学东西洋归国之学生，竭意延揽，而

于东洋归国之昌言革命自由者，尤嘉纳无忤，且私有所馈遗甚厚，幕僚咸诧异，袁知之。一日，私室燕谈，笑谓诸人曰：“苏长公论战国养士，谓智勇辨力，苟有人收而养之，则天下靖矣。今革命党气焰方张，吾将用此术剪其羽翼，是或借弭将来之乱，未可知也。吾闻吴中村姬，有蓄雏女于家，比长，饰而售之者，谚称‘瘦马’，用意又毋乃类是。与其供盗匪略卖，毋宁为村姬之瘦马也。”众笑而服。复论及皇嗣事，袁叹曰：“当必有摄政王出现。渠狃于前事，不顾大局，吾行且受挫折。虽然虚骄之气，孱弱之朝，其与能几何？苟吾言不中，尚可支柱残局；【不】幸而言中，则必有安受其烬者。檀道济谓坏汝万里长城，与吾为仇，于渠果何所利耶？”众亦为之太息扼腕。

无何，两宫晏驾，宣统帝嗣立，醇王果摄政。以戊戌政变德宗失势事，衔袁次骨，谴责交加。袁知不可留，遂以足疾罢职，退居彰德，杜门却扫者三年。顾此中岁月，实非闲暇，乃正制造革命党之良好机会也。时留东学生之归国者，必绕道谒袁，袁分别其才之高下以为待遇。其私邸中谈燕游观，无不座客常满，而尤亲密者，则有金某、陈某等，设有盟誓，谊若父子。旋由金等受袁之囊金，四出收买野马（瘦马自引其类），或助党中爆发之资。故宣统纪元后二年间，无月不有革党揭竿之举，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。某党人尝述其经过事迹曰：初，予等以袁为党敌，列其名于暗杀之单中。会将往滇南谈党务，而资斧无着，告贷于密友。密友屏人谓予曰：“尔以吾为富有资财乎？予之挥霍，实有人供予取求，非予所固有也。”予问其所主，则附耳告以袁之别号。予骇诧见于色。友曰：“子勿尔，袁实惟一赞成革命之人。且将来实行家必袁也。子倘有所需，渠固无不应者。屈子玉趾，吾当以介绍自居。”予姑应之。

盖心中方有出入，以为得近袁氏，自有作用。苟睹其意不诚，尚不妨作暗杀之阶梯耳。遂从友往谒。及至，见私邸闳丽，园林池馆，拟于王侯。且警卫环列，检视綦严。独友人悄然前行，与警卒数语。警卒略视予，遂不复过问，听予随友直入。历堂宇数折，得一园门，其中花竹萧森，池沼幽畅。复有司閤臧获辈，咸鹄立以肃予友。予友曲折引予入一馆，题井雕绘，庋架琳琅，壁间多法书名画，商周鼎彝。友乃指一榻坐予，旋出至庑下，手按柱旁一牙钉，知为电铃呼仆者。须臾，一衣履华洁之少年趋入，友乃举予所预备之履历书付之，且喃喃有所语。语殊细，静中谛听，亦不可悉闻，似为有急事求见云云者。仆唯诺而去。良久，又有二仆入，则担一食盘，其中罗有饼饵、汤饺、糖果之属，约十数事。友谓予曰：“子来当饥矣。渠出寻常点心，盍尝之。”予亦不辞，试哺啜其三四，咸可口。食竟，仆复进茗撤具。越一二小时，其间烟酒供奉，络绎不绝。顷之，一仆始入曰请。友顾予曰：“可人见矣。”乃振衣行，历花坛桥榭数处，始抵一精舍。帘幕四垂，异香馥郁，庭前花鸟迎人，怡然心醉。仆揭帘让客，予侧身入，则数年来悬于心目间之目的物袁氏，斜倚醉翁榻上。见客至，掷书而起，走就中楹之一长桌旁肃客坐。友与予俱行鞠躬礼相见毕，逡巡就座。袁氏丰下微髭，目光炯炯，然态度殊甚朴诚。略询予之在东状况，旋以最简单之语奖美，亦无溢词。其时左右绝无仆从，似预告诫令暂避者。予心怦怦然，以为苟欲行事，此岂非绝好机会。顾彼如此诚恳，且有礼贤下士风，绝不似前此所传之奸恶。昔鉏麴见赵盾忠于所事，遂触槐而死。百闻不如一见，古今同轨。予虽不效鉏麴之捐生，顾安能不因此而心折。将来革命事业，未始不出此伟人之手，焉敢复作仇视

哉。予因收拾妄念，亦复振作至诚以相应答。袁亦赏予朴愿沉毅，略谈时局变态，及政治改革学说。予举东西各国大概以对，意殊侃侃。袁似首肯。未因引友语谓予，闻君南行，已备赙仪，戈戈之敬，幸勿峻却。倘此后缓急有需，尽可相告，勿见外也。予感激之私，几难择语以对，唯唯而已。旋即辞出。袁复与友密语，友唯唯。予即随友出室，袁送之帘外。予与友循路出园，抵一处，知为会计室。有人出酬应，言语甚和。少顷，一伙持纸出谓友曰，此某银号七百金支券也，以五百金奉贵友为赙；其二百金则某项使费，请公代发者。友颌而受之。即偕予出府，立往某银号取金，以五百授予，予略事捭挡。濒行，友谓予曰：“昨袁面嘱，渠已汇金万五千至滇边法国某银行，有支取证券在此。君其善藏之，勿泄于人也。”予亟允诺，遂行。及抵河口，则党务方以穷窘阻滞，予立宣布袁助金事，欢声雷动，遂定三日后举事。虽未奏功，而使满政府受无穷之影响者，皆此急救金钱之活力也。

及辛亥事起，袁出而组织内阁，卒酝酿以成议和退位之局，固由清政不纲，时机已至，不知皆袁之枢纽其间，实有以促成之耳。时党人之与闻机密者皆知袁为排满第一大功，故当南京孙文辞大总统职，令蔡元培等授命北京时，党中领袖某伟人宣言曰：“袁氏功不在孙文下，今为继任总统，宜也，非幸也。”众议遂决。是可见党人之服膺袁氏，盖有素矣。

小王爵

隆裕太后允下退位之诏，其内幕实出于某亲贵之劝逼。隆裕事后颇悔，然已无及矣，故哭泣数月即薨。而某亲贵者，乃

受袁氏之运动金五十万，及许以永久管理皇室之特权，始不惜毅然为之者也。亲贵在宣统朝已正位揆席，顾其人鬩茸巽懦，嗜利无耻。初颇恶袁之为人，当袁退居彰德时，屏不与通闻问。及武汉事起，朝列震动，仓猝欲议兵筹饷，迄莫得要领，于是诸权要金推袁，谓非袁不能弭此巨祸。而亲贵亦见风使帆，且欲特别见好，以为自保计，乃先遣心腹某甲，夙与袁氏契合者，持重币驰往彰滨迎迓。某甲如簧之舌，竟将一席话耸动袁氏，深信亲贵之为迎袁主动者，其恤民爱国不得已之苦衷，及能识英雄之巨眼，一若中朝惟彼一人有此见机。袁氏虽明知其无能为，而得此奥援，供吾利用，宁非绝好机会，遂亦施其牢笼之伎俩，殷勤款待，立引某甲为上宾。既入都，则首谒亲贵，与之密商三昼夜。始而组织内阁，以大权归袁，竟推倒老庆，且使老庆亦俯首帖耳，惟命是听。所以能然者，则彼最得隆裕太后之宠信故也。初，亲贵之引袁氏，尚欲以爵相自居，而使袁总军务。及内阁议起，知时势变迁，实权已不可必得，不如坐得实利。乃使某甲风袁，但得使老夫终养天年，子孙毋转沟壑，则一切事可不问。袁慨然许以三十万金，并约畀其子若孙以若何官职。亲贵遂力耸太后，专任袁氏。不一月，而冯、段仰承意旨，勿赞成共和。隆裕即慨举二百六十余年之大宝，公诸民国，拱让袁氏措置。此中枢纽转移之捷，都中人莫不骇诧，岂知袁氏之处心积虑，非一日矣。

当袁既攫得内阁名义，知第一步已告成功，于是着手为第二步之运动。先以密电致意前敌冯、段两军帅，俾以倾向共和意表示朝右，以试内廷之情状。及复电至，果举朝震骇失色。宫中几至时间哭泣愁叹声，贵族咸仓皇战栗，莫可为计。但愿保全身家性命，不敢复争宗庙社稷，并权位亦不妨割让。袁氏

徐起而觐之，知事机已熟，乃特密约亲贵至邃室，屏入而请曰：“公世禄高位，谊当与国同休戚。今革党势盛，京师动摇，旦夕且有肘腋变起，公愿坐视其破坏乎？抑尚愿保全之耶？”亲贵扼腕流涕曰：“奈何不思保全。顾自问绵力，恐无以胜此重任，故举一切委公。今仍举国以听公命耳！前誓俱在，公胡忽见疑？”袁正色曰：“非此之谓也。公意固然，下走无庸复议。但兹事体大，形势瞬息万变，稍纵即逝。上有皇太后、皇上，公虽明达果断，其如掣肘何？”亲贵毅然曰：“皇上幼冲，未能亲政。摄政王久已引嫌不问政务，公所知也。主大计者惟太后。太后视吾犹骨肉，凡所言无不从。公但有命，吾自能为公了之。”袁起致谢曰：“然则今日之排难解纷，非公莫属。愿公开拓心胸，破除成见，创此千古未有之奇局，拯彼百万无辜之生灵，而且可保万岁祖宗之血食。公如有意，则报酬之价值，当惟公命是听。至我将来优待，更不待辞赘矣。”亲贵闻言，似略有迟疑，旋乃答曰：“吾既许公举国以从矣，第畅言之，罔不可商。”袁乃举退位以谢天下之说进，且言苟能敦劝太后及早办理，则引各国宪法优待皇室之条，更当适合中国国情，使之双方美满，从此休兵息民，共享福利。此不朽之盛业，他日必铸像以祝公，公幸勿观望以失时机。亲贵默然良久，忽跃起曰：“吾犬马余生，苟获目睹太平，死亦何恨。今愿牺牲身家作孤注，玉成公之壮志。明日即入宫办此事，誓不反顾矣！”袁亦欣然称颂，出酒食尽欢而散。

越一日而开特别御前会议，凡王公大臣莅会，均相觑不发一言。更越一日，而退位之诏下矣。隆裕召袁入见，掩袂痛哭。袁亦泪下如縠。时内监持诏候隆裕批发，隆裕哭泣不止，意犹迟迟。亲贵方跪御前，恐中变，急抗声曰：“愿太后

以民命为重，早一日下诏，即早救生灵一日。此盛德事，勿过悲也。”隆裕知不可已，遂画行付内监捧出，命袁等副署，而清祚告终之最后五分钟即在此时矣。

闻宫中人云：先一日，亲贵人宫陈退位之说，隆裕太后犹艷然拒绝曰：“吾召袁世凯来京，与卿会同组织内阁，为保清祚也。今且此而断送天位，卿等辜恩负德，何以对祖宗于地下？”亲贵大惧，频以首顿地，称奴才死罪，愿太后惩治。良久，太后颦蹙不语，既而曰：“毕竟何法可解此厄？”亲贵知太后已无督过意，乃呜咽而泣。顷之，悲声大纵，且号且语曰：“民情风靡，士不用命，大事去矣！奴才无状，实不能有所计议。”太后亦泣曰：“竟至此乎？”亲贵乃历举冯、段电报及各省略应消息以告，且引袁世凯中外大势及善后事宜等称说，哀音瘖口，娓娓动人。太后曰：“吾一人断不固执成见，坐视荼毒生灵。第宗亲勋旧咸在，可征集众见，决此大计，异日勿谓祖宗三百年基业，断送于妇女之手也。”亲贵叩首受命，且引今兹退位，系极光荣之事，与历姓亡国不同，愿太后分别此意，明白宣布。乃立请下征集御前会议懿旨并正式上谕。太后即口授亲贵大旨，命付内阁速行撰拟，盖皆亲贵一人敦促之力也。

下诏之次日，袁氏即命人赍送银券五十万于亲贵邸中；又致手书，谓民国政府成立，即当任公为永久管理皇室事务长官，以酬大德。亲贵欣然受命，意此后子孙当不失富贵也。或泄其事于隆裕太后，太后大悲，詈亲贵全无心肝不置，深悔前此不应轻易允许，授彼发财之机会，因誓言宁死不愿见某。亲贵闻之，以三万金贿小德张为之说项。太后亦自认己过，不便显加谴责，然终郁郁不自聊，疾革之日，犹呼某名詬詈云。

京津兵变

改革之始，孙中山以十七省投票选大总统，开府南京，时退位之诏犹未下也。及袁氏之大计划既遂，而总统问题之竞争以起。袁初与党人通声气，固慨然有成功不居之高度。然在党人意见，亦以中山之政治能力不逮袁氏远甚，惟其野心必当限制。此论颇得多数赞同。故袁氏凯觐总统之阴谋，在党人并非绝端拒却，所争者南北地点之差异耳。党人以为北京系专制魔窟，且为北方民族君主习惯所薰染，一时以新鲜之共和空气输入，恐格格不能相容，故有请袁氏来南京就职之议。当日舆论颇激烈，袁氏颇难依违，初以北洋军队必赖镇摄，势不可遽离京都为辞。南京政府则固请派人留镇，务令袁氏南下受职，而不知其中密谋早布置悉定也。往来讨论至再，袁氏不得已，姑以吞吐之词揶揄党人。党人不察，信以为真，乃派特使赍盛仪至北京迎迓。既见袁，袁殊殷殷，仍绝不露反对之词色。其下属僚睹南使，莫不悲愤怨詈，惟一二亲信心腹，则阳阳如平常。识者早知袁之别有用心，断无俯首就南方轨范之理，然终莫测彼用何法以拒之也。

时军界自中下级官以降，莫不怒斥共和为无谓，民国为不经，公然敢为推翻之论，而袁氏不禁，与平日约束森严之状迥异。且于南使适馆时，又故令军界作奋激跋扈态以示之，如明谓己之万分为难，苟不羁縻，即不可一日居者。口有言，言南方；手有指，指南方，则皆疾视饮恨者也（南使中蔡大学校长其一也）。南使颇意沮，知旦夕必有变，然坚持约法，不肯退让。

袁意怏怏，谓客曰：“吾昔求一江督而不可得，而南京以总统职迎我，宁有不愿？但此间军队数万人，皇族旗丁处置迄未妥贴。我去后，谁可与言镇抚者？此事殊未易办，吾宁愿辞职归洹上，谨以此破天荒之总统让贤者耳！”客攘臂曰：“渠等皆持私意相责难，佞人之策，安可信从！国都数百年根本所在，而吾辈权力所及，尤不可轻议变迁，此行徒自扰耳！公勿过虑，吾辈当斥南使而返之，毋令其溷迹此间也。”袁沉吟良久，曰：“公等意固佳，但彼一时此一时，今南方气焰方张，倘以空言搪塞，犹水济水，愈甚无益也。当必有术以处此，俾自知难而退，虽投鼠忌器，或致有所损失，然两害相权则取其轻。第使一劳果可永逸，则忍痛数小时，享其利且数世，亦何惮而不为哉！”客唯唯问，似犹未喻其旨。而某大僚者，袁氏之子房，清季时即有能名者也，默然无语，兴辞而出。客既退，袁氏忽于密室得一秘密函，愿有所陈，乞屏入赐见。袁果斥退仆从，独坐斋中，某大僚微服径入，即低语曰：“顷间主公已了喻，业面谕某某两军官，促其以明日调发为鼓激计。一方面告诫警区，防护要地，无使过甚，同时发电致津门某统帅，亦遥为声援。但使牺牲小民数家之产，不令伤及元气，则口实有资，各事易办矣！”袁氏闻言，叹赏者再四，并亲密谕及宝刀各一，俾便宜从事。又命拨银券十万授之，以充秘密犒奖及善后救济费。某僚遂唯唯退。

是夕，南使方宿迎宾馆，约两夜，忽于睡梦中惊醒，但闻喧哗声、号泣声、枪炮轰隆不绝声。馆人仓皇走告曰：“事殆矣！内外城同时兵变，势颇炽，闹市被掠者已十余处，今且及此间。闻军等怨袁总统将南行，遽离根本地，故激成此变。声言必杀南来之使，要求总统留北，则立可投戈归命；否则将另

举统帅，劫袁而与南方对垒。公等盍早为计。是时所赖维持治安者，赵长官之警兵耳，力护本馆，不令军队任意蹂躏，皆赵公力也。”南使闻言，正仓皇商脱险计，忽赵长官派密使来慰问，且言此间大危，速迁入赵之公馆中以避凶锋，然后从长计议可耳。南使明知中计，顾已入陷阱，无法可施，姑依赵为保障。此一日间，危辞险状，纷至沓来。赵迭作拥庇计划，且报袁已允各军官不南迁；军官亦允惩办倡乱者数人为交换条件，幸渐磋商就绪。又赖各方面弹压解散，乱机大致消释。南使闻之，感谢而已。

比晚，赵又遣人谓南使，须速电告南京，以兵变劫袁之故，其势万难南下，且非留袁，则北洋半壁将无一日安等语。南京党人夙抗直，不疑其诈，遂慨允之。即电复就南使在京，便宜行总统授受礼，不复别派专使。于是袁之狡计竟售矣。虽牺牲人民之生命财产，所不顾也。或传煽动兵变之策，系筹安巨子所进，而不知已落赵大金吾之后尘。且赵亦实系袁之授意，但较人敏悟耳。袁尝于事后密谓所亲曰：“南中欲以虚荣厚礼诱吾就彼范围，此调虎离山之计，施于他人，宁不如愿。若尝试于我，夫亦太不自量矣！岂真三十年老娘，今日竟至倒绷孩儿哉！虽然，亦褻险矣，非苦肉计，曷以解此围。知斯意者惟赵君与杨生耳！杨他日当系荀文若一流。若奉令承旨之曹司令，其勇固大可用，而智谋则未及也。”后所亲泄其语人，闻者莫不为之吐舌。

修改新华宫

郾坞漳台，动人凭吊，古今权奸之厚自封殖，当其志得意

满时，罔不大兴土木，用壮观瞻，为子孙万世计，固如出一辙也。而袁氏之粉饰新华宫，则更有奇妙不可思议之轶事，可供谈助者。

先是袁受总统职权时，尚居铁狮子胡同宅中，属僚策士咸谓此私邸不足为总统公府，宜迁清室于热河或沈阳，而改宫殿以成新民国之最高机关。或言宜就天津江海四达之区，以缩交通枢纽，如欧西各国新都会之建设法。或更言宜迁汉口及上海等处，以集文明灌输之中心。袁阅之，俱一笑不置可否。一夕，袁置酒召其宠信之臣属十余人会宴，从容语及民国善后事宜，及建设公府机关一节。诸臣咸知前此建议者俱不洽袁意，不敢再蹈故辙，而欲觅新地点以对，又苦无适当者，于是相觑踌躇，莫能先发。袁氏停杯瞻顾，其态似笑非笑，阅视诸人颜色，一若挟有一种用意，不即表示，惟默俟谁之猜度中否，其势等射覆隐谜，无可捉摸。诸人中有面皮稍嫩者，不觉羞晕低首，袁氏益视之而笑。无何，独筹安巨子白面书生首告奋勇矣，其言曰：“自古真人首出，必有朕兆，或见于图讖，或流为童谣，或隐于名物，如当涂典午、新年余庆之类，载于史乘者不可枚举。其理虽微，其事固可确正也。今大总统甫膺天眷，而京师谣谚，即有前清‘颐和园’三字适与‘与乎袁’同音之说，是兼童谣与名物之兆而有之，可见天意人心之有在。窃愿执事诸公于此注意焉。”语毕，袁掀髯大噱曰：“杨君诚智囊也！见几烛微，且与予意差合，惜事实上稍欠便宜。盖颐和园僻在西隅，公府机关事繁，恐不能如专制君王之安逸，令人仆仆往来耳！至清宫一说，则碍于迁徙事宜，予方优待清廷，雅不欲遽为己甚，故亦只可作罢。愿诸君更思其他。”于是诸人又相对无言者片晌。袁乃复语曰：“在昔天子以四海为家，

何处不可建设。今总统制度固自不同，然亦当有适中或重要地点，以尊统治机关。乃习于欧化主义者，乃辄指天津、上海、广东沿海边疆，岂天子以四海为家，而总统当以三海为家耶。”语次，笑视诸人，目光闪烁不定。诸人中有前此主张迁都天津、上海者，方惭恧失色。而谬托宗潢、攀鳞附翼之袁乃宽者，竟福至心灵，一触即觉，殆其发财之机会，汨汨而来矣，乃避席进言曰：“某不敏，久蒙总统嘘植，愧未能报答涓埃，今从诸大人先生后，愿贡区区之见，特未知有当于总统意旨否也？”袁笑曰：“第言之何害。”乃宽曰：“公府建设，宜注重京师根本，一时安可更张。而其地点，则又宜在观听习惯之所在，便于趋仰。而清宫以优待皇室，仍以不遽议迁徙为是。然则愚见以为最适当者，其惟三海乎。三海殿宇疏散，水木清华，极合文明建筑；但须将数处修改，及遮断交通处稍事更变，则规模一新，允符民国体制矣！”袁不觉喜形于色，曰：“此意正与吾合，吾家千里驹（乃宽自称侄辈）固当所见略同耳！且闻子长于稽核工作，今即以修改三海工程界子，幸好为之，毋令后人笑汝拙也！”乃宽整衣谢，受宠若惊。诸人竟起附和，称颂良久，而心中则莫不妒其独获上眷焉。袁旋谓乃宽曰：“尔归，可速估计工程，详缮说帖以进，即当令会计处支银动工耳！”乃宽唯唯。诸人艳羨不置，但悔己之不能中上意而已。

小袁于是攫得美差，任意浮支工银物价，竟立致五十余万元。谈者谓其即丰泽园中一水亭，可中饱二十五六万金云。初，此亭为道光朝所筑，其基址皆滇南文石及西域玉根白石砌成，而亭顶有五色大块宝石，槛间嵌入翠琅玕、碧霞玺，均无价之玉。及修改时，因表面为风雨所蚀，状甚斑剥，接构处亦

形倾圮，然实稍加磨琢整理，最多不过一、二百金工资，即可焕然一新矣。小袁察知宝物重值，遂生异心，力请于袁，谓非拆卸更筑不可。袁意在铺张，所请无不照准。外国某珠宝公司闻之，百计夤缘与小袁商洽，遂以二十万金订定合同，加之如式改造，一切形式，绝无更动，但使天然物易为人造物而已。改造资仅去二万余元，某公司且未受一金，尽为主事者所攫得，而特别酬赠金又益四万元，盖小袁前后共得二十六万金矣。又中间陈设各品，尽多奇古可喜之物。津门有骨董商某甲者，曾得一青绿天鸡壶，以金银片嵌成，形制绝古，殆唐以前物，索价五千金，云系内府流出者。好事者以三千金得之，转售东瀛，竟得六千金焉。泄其秘者，则云此三海中物，乘修改时携出者也。此特其最小者获利尚如此，其他倍蓰于此者不知凡几。小袁每择其心好留为已有，余则辗转出售，流入东西国人之手居多。闻英商某公司但贩卖此项品物，竟达三百万金之巨焉。当时物力之富，煞是可惊，而小袁之遭际，亦可谓得诸意外者矣。

或询小袁胡忽计及三海修改事？小袁谓此非我所献策，实即总统诏我耳！盖袁之总统以三海为家一语，实不啻授人以瘦谜。小袁忽先众而觉悟，故能投其所好，攫此数十万金之厚利耳。自此事流传，诸附袁者莫不以猜度语谜为能事，顾有中有不中，大都不及小袁之一语破的也。及帝制议起，改建三殿题额藻井，以及扩充清华宫之制度等；又修造正阳门楼，皆由小袁一手经理，其浮支更甚于初任总统时代。盖袁固判掷巨金以博帝制一日荣赫，故铺张扬厉，迥非曩日之比；而小袁发财机会，亦与大总统之程度同为继长增高者也。据调查者言，所费不下三百余万：正阳门楼为德人包造，计金八十万，小袁攫得

十六万。三殿等之题额系小袁延请某遗老为之，一一精撰，请袁阅之。袁颇多不洽意者，别命彼之所谓荀文若辈更换焉，或自为涉笔。及悬出，语或欠通，小袁固胸无点墨，但知御笔之胜人而已，颇诮责某遗老。某遗老大不平，曰：“袁老四少读书，闹此笑话；还有小袁凑趣，无端颠倒皂白，诚令人闷绝也。”或解之曰：“古今皇帝能有几个读书。今上已算得天亶聪明矣。至于攀龙附凤之娄敬辈，更不足责，姓尚可改，遑论其他。但攫得金钱巨万，即颐指气使，心目中已无余子，此外更何所知也。”又闻当修改时，经费皆出自三项：一、外国借款，二、中国、交通两银行之基本金，三、救国储金。此三项悉供袁之挥霍以尽，而小袁则间接中饱，至今逍遥海上，尚赖此侵吞之造孽钱云。

皇室迁居议

袁之处心积虑，欲取清室而代，固非一朝夕。及既攫得总统，乃以优待皇室条件，敷衍一般亲贵遗老。然当时舆论，本以迁徙皇族于热河或沈阳为合法。此位在袁之心理中，亦自当乐为赞成。而乃独排众议，卒不逼令皇室迁居，尚使延残喘于乾清宫内，如古人所谓卧榻之旁，容他人鼾睡者何耶？是盖有数种特别原因。

袁初应诏再出时，对清廷主持主战，惟以筹饷无着为辞，奏请务令诸亲贵解囊资助。诸亲贵闻之，咸有难色。袁乃施擒贼擒王计，谓非先得老庆提倡不可。于是阴邀老庆计议曰：“吾此次出山，熟计南方革党不难平定，惟筹饷无着，实为棘手。吾闻诸亲贵中尽有饶富者，但莫肯首倡捐输。吾今思得一

术，公为亲贵之首，吾欲假公作一幌子，令彼等各解悭囊，而于公则实不忍使之增后顾忧。计惟有俟措集后，仍以提倡之数还公，则公得倡捐之美名，而实则未损丝毫也。”老庆信之，果于御前会议时毅然首认百万金。越日，老庆向袁索偿。袁曰：“吾誓忠于皇室，故出此救急之计。他日事机平定，必当倍称以偿，即以今上为证人可也。”老庆无奈何。及既任总统，老庆又索偿。袁曰：“吾年来庇护皇室，措费不貲，苟皇室一日未动，此款亦一日不能偿也。”于是各亲贵闻言，咸以皇室苟有移徙消息，即当麇集袁氏之门索偿云云，计其数不下千万。此袁主张缓迁皇室之一原因也。

袁初任总统时，南方即有将来必至帝制自为之谣。及毁宋案起，谣益甚。迨扫平二次革命军，则其迹愈显矣。然袁以事机未熟，恐致中途破坏，故竭力掩饰，虽至亲信之人，亦不肯自认为有帝制思想，惟瘦词隐谜，使人人各愿奔走耳。是时京内外竞传如皇室迁居，袁即据故宫而登大宝。袁颇有所闻，恐仓猝之际，激起舆论，致酿祸变。计不如先行禅让，然后徐图芟除之策，较为稳健。此即缓迁皇室之第二原因也。

实则袁之迷信最深，凡阴阳避忌堪舆宿命之说，罔不奉若神圣。当新华宫建筑之始，即命某青鸟家相度吉凶，并乘势以清宫是否当令速迁为询。青鸟家尚抱旧思想，意在忠于故主，欲借其术以保全皇居，乃诡言乾清宫内气数已尽，无复生龙王气，大非新朝所宜，不如三海山明水秀，真灵未凿，气脉尚郁积而未用，一若天造地设，留以待兴朝真主者。而且居震、离两方，帝出乎震，俨然文明气象，足以压倒巽、坤。《易》云：“齐乎巽”，“致役乎坤”，凡事必有阴阳奇偶，留巽方以配齐，新出之震，正见有利而无害。况坤方可供役使，如奉令承教